

金石錄補

金石錄補序

婁江錢 穀撰

古人事蹟以金石傳者不可勝數而後世不可概見大都爲風雨之所剝蝕兵燹之所摧殘而又無博雅好古之士蒐討而記存之故愈久而愈亡也今歲暮春葉子九來偕王子宛仲過湖南毛斧季汲古閣觀列代名人碑碣斧季盡出其藏弃相與摩挲展玩者久之九來因以其所著金石錄補見示屬予爲序予觀趙德甫金石錄上自三代下訖隋唐五季去取褒貶極一時之盛但丁靖康流離播遷其間援據論正有疑誤遺脫讀者不能無憾焉斧季嘗欲博採舊聞網羅散佚斷以德甫以

上爲一書曰補金石錄宋元以下爲一書曰續金石錄
今九來所著不謀而同宜其相見之樂相得之深也然
則德甫之後又有德甫其有功于學者豈曰小補之哉
雖然九來著述甚富名滿詞壇顧不屑屑于當世之文
章而獨上下千古之陳迹因其人論其世有不勝感慨
于治亂興衰之故豈直是正得失討論譌謬于殘章斷
畫之間而已邪書此以復九來其必以予爲知言也

金石錄補自序

崑山葉奕苞九來

天下之物不朽者莫如金石而冰霜凌之風雨蝕之山
積川決以滅之下至樵夫牧豎摩挲淪毀大兵大役侵
劫之餘幸而存者益少矣而趙德甫氏錄至二千卷何
其富也趙氏以爲訪求藏蓄凡二十年豐碑巨刻殘章
斷畫殆無遺矣而天下有不盡然者人之耳目易窮物
之顯晦有數也先文莊磨旌所至輒下令收金石刻文
積千餘軸悉已散去家君宦游兩都時效德甫之所爲
又廢于乙丙閒余少喜臨池得墨碑百本審其拓優之
勢而知師承所自妄欲搜訪隱僻以補趙氏之遺王子

宛仲出其所藏二十種子舊蓄廿餘種皆漢唐舊碣爲
趙氏所未錄者仿其例作辨正跋語以誌一時之見嗣
是有得卽續書之自媿好而無力不克廣羅博覽以資
異聞竊意遠近之士有愛我者當不異王子出其所藏
以相示使幸存之物不至于終亡也例八則附後

古人首重碑額必擇名手書之近時搨本輒遺其額
予跋首及焉無額則書題以冠之

書撰人不錄官秩則于建碑年月處有戾蓋歲月後
先轉除亦異全載以備參考

鐫字人尤重如元省已伏靈芝黃仙鶴之類皆李北海
手刻而託之也顏魯公書碑必使家僮模刻而米

元章猶謂顏碑多失真故予并錄鐫字人姓名
漢碑自隸釋後遺者絕少予所錄不止補趙且以補
洪三國六朝亦無幾姑俟博訪

唐碑佛家最多而雜且非正史所載考訂殊難
宋刻張旭懷素等帖雖非唐搨猶爲舊勒存之
古人墨蹟流傳最著者漸多刻本兵火之餘急宜收
錄予先拔其尤以附後

漢碑絕少如孔子四十七代孫中散公傳于宋紹興
甲寅著東家雜記時則司空孔扶太守孔宏御史孔
翊從事孔君德諸碑尙存而洪文惠公隸釋云俱未
之見至予謁孔林訪孔彪碑尙埋土中三尺況前碑

乎恐諸碑名將不存故錄入目中餘仿此

金石錄補題辭

嘗覽李易安所作金石錄後序爲之掩卷太息夫以趙明誠好古之篤採輯之勤所得金石文如此而當其身散逸已甚明誠卽世遽遭亂離十不存一然則古人手跡其流傳後世不消滅者不亦難哉古人有言一法弊則立一法以救之孔子曰其人存則其政舉昔賢之美未有久而不湮者湮而未盡之時天又必生賢人焉爲之補救而接續之以使不墜此豈獨於帝王之大經大法世治世亂之所係卽好學稽古之事亦莫不然余生僻縣淺見狹聞又性鈍不能博涉古人書籍所睹趙氏金石錄後僅得見構李曹侍郎金石表曾屬予爲之敘

今再見崑山葉子九來之金石錄補遺九來先祖父文
莊公性嗜古廣搜至千餘軸遭亂廢失其先君水部公
宦遊所至又輒輯之乙酉丙戌又廢九來少喜臨池慨
然思繼祖父之學求得墨碑百本漸欲搜訪以補趙氏
之遺所謂湮而未盡必有人焉爲之補救而接續者非
歟九來勤學好古有名當時前年舉博學宏詞以當路
敦迫就道旣報罷益自喜歸而搜訪古人名跡益勤夫
以九來之才又其親從兄弟方貴顯清華爲文章宗主
而九來卒報罷屈首窗几孜孜然思補古人之缺則九
來之爲人可知彼其意固有在此而不在彼者耶予與
九來交九年庚申秋就醫于吳門九來棹舟訪予者數

反出示此書起夏禹衡山碑終宋周處廟像記凡若干
種皆漢唐舊碣爲趙氏所未錄者仍仿其例作辯正跋
之語皆簡古有風味足與古金石稱遂援筆題其首寧
都同學弟魏禧撰

金石錄補卷第一 跋尾

崑山葉奕苞九來著

古器物銘第一 夏鍾銘 商鐘銘

古器物銘第二 商父乙鼎銘 商卣銘

古器物銘第三 周南仲鼎銘 周師旦鼎銘

古器物銘第四 秦平陽尺銘 漢器銘 漢元嘉刀銘

古器物銘第五 漢儀尊象尊銘 漢雷尊銘

古器物銘第六 漢銅虎符銘 新莽權銘

古器物銘第七 晉尺銘 晉銅參差銘

古器物銘第八 趙氏模本 秦氏模本

古器物銘第一

夏商鐘銘

右夏鐘一商鐘二大禹以九牧之金鑄鼎及他器物皆
鈿紫金爲文庾肩吾所謂鵠首仰立蛟腳旁舒者是也
鐘之上六字下兩旁各二字商鐘祇一鹿字象形松雪
云舒州太湖縣取土得之歸王崧壽茂家又一鐘曰父
作旅旅衆也非一鐘可知說文云鐘樂器也呂氏春秋
黃帝命伶倫作十二器考工記鳧氏爲鐘故六律以鐘
名之予謁曲阜至聖廟適遇秋丁見奠獻時所陳樂器
其中古鐘高尺餘與三鐘相類而夏鐘口銜雙龍商鐘
迴文周徧刻鏤精巧殆非後世可及

古器物銘第二

商父乙鼎銘

右鼎藏吾邑李氏相傳爲文王鼎子手摹其文共二行九字云口山口作父乙寶尊彝第一第三字不可識墨子曰夏禹制鼎四足而方此彝兩耳四足其制同鼎而曰彝蓋如考古錄父癸方彝之類祖丁父己薛尙功皆名爲商器則此非周鼎可知吳焘上二字未詳

商爵銘

右六爵父丁三己辛癸各一皆趙子昂氏松雪齋拓本薛尙功釋祖己父乙爵謂商之成湯雍己廟中祭器以見其孫與子之作竊意商雖尙質無子孫直呼祖父之名刻于禮器而相傳已久終失其解則以爲商之器而

已

古器物銘第三

周南仲鼎銘

右銘鼎在鎮江府焦山寺中高一尺三寸腹徑一尺五寸八分口徑一尺四寸五分耳高三寸闊四寸二分足六寸一分深八寸二分銘九十三字其文曰惟九月既望甲戌王如于周丙子烝于圖室司徒南仲佑世惠僉立中庭又曰世惠敢對揚天子丕顯敬休云云按薛尚功釋毛伯敦銘位爲立而楊氏謂古立位同用周禮小宗伯掌神位註位作立鄭司農云立讀爲位又古文尙書公卽位爲卽立則是銘亦當作位揚州程穆倩從薛

氏讀爲立吾邑顧寧人金石文字記引嘉興朱錫鬯跋
曰鼎銘其人莫考戊午秋予適京師登焦山摩挲鼎側
拓其銘詞後遇錫鬯于阮亭王先生邸中謂之曰銘中
有司徒南仲卽其人也曷云莫考況銘之末云用作尊
鼎用享于烈考萬年子孫永寶用此必司徒家廟之器
無疑蓋禮部之兄吏部子底從焦山拓歸俾穆倩讀之
可識者七十有八字存疑者八字不可識者七字吏部
賦長歌禮部和焉以是傳聞于世錫鬯又云古之勲在
王室者旣受之冊歸必銘其器論撰其祖父之德善功
烈以示後世與予意合直可名爲南仲鼎也又云詩書
所載僅千百之一而銘諸器者無窮自秦銷金咸陽爲

歐冶改煎不可勝數世徒知秦燔書之禍不知銷金之禍最烈也錫鬯善讀書尤好金石文字足跡所至于荒山窮谷中訪得一碑必發土出而搨之知予有同好多所資益云

周師旦鼎銘

右周師旦鼎旦周公也營洛遷殷之後召公爲太保見于尙書而史記則云召公爲保周公爲師鼎銘云惟王元年八月丁亥師旦受命作周王太妣寶尊彝蓋文王廟中祭器也文王于公爲考他鼎有文考文母之稱而此云周王太妣者公受命造鼎不敢自致其子道之所宜稱也武王追王太王以後文考得稱王冠之曰周不

特于家人有嚴君之義亦以別于魯之廟也夫

古器物銘第四

秦平陽尺銘

右銘詞所與薛尚功所錄秦權銘不同者七字後題云平陽尺長谷山人徐獻忠金石文以爲權而予直定之爲尺按周制寸尺咫尋常仞諸度量說苑云度量衡以粟生之十粟爲一分十分爲一寸十寸爲一尺此平陽較量法度所用之尺也平陽在河東杜預曰衛地也平陽東南地名馬陵左傳曰成七年諸侯盟馬陵又云在魏郡元城堯始都晉陽後遷河東平陽卽其地漢有平陽侯國蓋此尺在平陽如趙錄金銅鉏藏于平周之說

是也

漢器銘

右銘云五年三月廿日造七字而其器不詳自漢武帝建元紀元以後凡器物無不用當時年號者此必建元以前之物故止稱五年也字畫精妙用以冠漢諸器云

漢元嘉刀銘

右刀銘云元嘉三年五月丙午日造此

關一

官刀長

關一

字

尺二

關三

宜侯王大吉羊范史輿服志佩刀諸侯王

黃金錯環挾牛蛟黑室意卽古之容刀也公劉詩鞞琫容刀朱註容飾之刀毛傳云言有武事也范書注引鄭箋旣爵命賞賜而加賜容刀有飾顯其能制斷也春秋

繁露云佩劍在左青龍之象刀之在右白虎之象劉昭補注以爲自天子至庶人皆佩劍故蕭何履劍上殿而此志止言刀爲未備觀是銘曰造此官刀復有宜侯王大吉祥之祝似漢世重賜刀故范氏獨著于篇歟按列傳虞延馮石應奉馬嚴鄧遵皆有佩刀之賜至唐貞觀中猶沿其制賜房元齡魏徵是也虞喜志林云古人鑄刀以五月丙午取純火精以協其數其本諸此歟春秋繁露云羊之爲言祥也此羊字作祥解

漢延光壺銘

右壺銘云延光四年銅二百觔直錢萬二千隸書朱文字左行按昆吾紂臣作瓦器爲壺說文云壺昆吾國器

也禮記禮器門內壺君尊瓦甒註壺大石瓦甒五斗周禮涿壺氏掌除水蟲註壺爲瓦鼓涿擊之而疏又云是盛酒之器故周禮司尊彝有壺尊左傳昭十年尊以魯壺又投壺註頸脩七寸腹脩五寸徑脩一寸半容斗五升喪大記狄人出壺乃漏水之器則壺者其用非一初爲瓦器未知何時始範以銅也此壺用銅二百斤所容必大疑非祭祀盛酒之具薛氏商弓壺註壺酒之下尊也尊而居下則其所容或越于鼎彝之外視古瓦甒五斗未可知

漢啟封鐙銘

右鐙銘云啟封一斤十二兩十二銖容一斗小篆之上

品歐陽公得蓮勺宮醴林華觀鐙爲漢書所不載而此
鐙曰啟封亦無可考未知趙文敏何據乃題爲漢鐙也
銘傳字佳不忍棄錄之

古器物銘第五

漢犧尊象尊銘

右犧尊象尊在曲阜夫子廟大成殿案上全作犧象形
而背上負尊旁各有字云孔子廟祭器漢元和二年造
韓敕造廟禮器碑有雷洗觴觚爵鹿俎桓遵杉禁壺之
物無不載而不及尊豈非兩尊完好不待更造邪說文
云尊酒器也周禮小宗伯六尊註犧尊象尊著尊壺尊
太尊山尊以待祭祀賓客之禮周官司尊彝春祠夏禴

其再獻用兩象尊是也魯頌閟宮詩犧尊將將毛傳云犧尊有莎飾也正義阮謚禮圖云犧尊飾以牛象尊飾以象于尊腹之上畫爲牛象之形卽毛傳所謂飾也朱子註云尊爲牛形鑿其背以受酒而王肅劉沔云魏太和中魯郡發地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直以犧牛爲尊然則象尊爲象形可知已禮器云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皆器之貴重者也故孔子曰犧象不出門蓋古人制器必尙象此全仿犧象之形之謂也明堂位曰犧象周尊也而薛氏商器款識有象尊頭目尾足皆具銘一字曰象則周以前固有之矣予同雲南雷公子玉衡謁廟下雷語予

云大成殿象尊兩牙具八音予疑其謬試之左清右濁果然命搨碑人張太和摹此數字如右

漢雷尊銘

右尊在曲阜大成殿案上犧象兩尊之中銘文十一字同其文陽其篆古餘作雲雷回互之形梁孝王傳有雷尊注鄭司農云上蓋刻爲山雲雷之象按漢祭器有山罍馬融廣成頌山罍常滿宋沈括云銅罍之飾皆古雲雷字相閒構古圖罍閒錯雲雷舊圖無雷止畫雲氣爲近是

古器物銘第六

漢銅虎符銘

金石錄卷第一
右朔方太守右第三銅虎符銀錯小篆極類秦碑藏關
中郭允伯家

新莽權銘

右權銘曰律權石重四鈞同律度量衡有新氏造按漢
志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爲斤一百二十故謂之權石
莽號新室權銘晉末校尉王和掘得圓石其銘如是蓋
同時所造也

古器物銘第七

晉尺銘

右尺背銘云周尺漢志錙歆銅尺後漢建
前尺竝同其十八字作小篆其面分寸如畫按古人治
銅尺晉

律一曰審度度長短者不失豪釐度有五分寸尺丈引而尺居中減之爲分申之爲丈故黃鐘而下率以尺起數焉班志曰其法用銅高一寸廣二寸長一丈而五度具雖孝武時樂官考正至元始中條奏最詳卽此銘所謂劉歆銅尺也鐫作劉後漢建字下所闕必初字肅宗元和元年待詔殷彤上言官無曉六十律者待詔嚴崇之子宜補學官生治律不能罷又九十四年爲熹平六年太子舍人張先等閱舊藏乃得其器必尺在其中卽所謂建初銅尺蓋建初九年八月改元元和尺爲未改元時所造故稱建初也晉志云起度之法漢志言之詳矣故此銘以漢志爲準又云武帝太始九年中書監荀

最較大樂不和始知後漢至魏尺長于古四分有餘最
乃令著作郎劉恭依周禮制尺所校五法有七品其七
曰建武銅尺則予前疑建字下闕者乃武字非初也最
之時用魏杜夔尺而人稱最精密惟散騎侍郎阮咸譏
其聲高非德正至和之音必古今尺有長短所致會咸
病卒武帝以最律與周漢器合用之卽此銘所謂晉前
尺竝同也後始平掘地得古銅尺歲久欲腐不知所出
何代果長最尺四分人皆服咸之妙又按章帝時零陵
文學史奚景于洽道舜祠下得玉律度以爲尺謂之漢
官尺校最尺短四分比始平尺度同如杜夔所用調律
尺比最尺得一尺四分七釐又魏景元年劉徽注九章

云王莽時劉歆斛尺弱于今尺四分五釐比魏尺其斛深九寸四分五釐卽勗所謂今尺長四分半也蓋勗尺爲調律之用未甚流布于人間元帝後江東所用之尺校勗尺得一尺六分二釐而後知此尺之短止于調律也

晉銅滲槃銘

右槃銘云泰始九年口月七日右尙方治將作府故二斗五升銅滲槃重九斤八兩第云說文槃爲承槃而篆作盤俗用之此銘作槃隸書也晉將作有事則置而此云右尙方治將作府則宮中所用之槃也滲下漉也封禪書滋液滲漉則此槃爲漉水之用無疑尺與槃皆藏

趙氏

古器物銘第八

趙氏模本

右松雪摹本三十三器皆從器上拓下非石本也去其
爲博古圖鐘鼎法帖歐陽永叔劉原父趙明誠所釋者
存三之二而獨爲跋者又去其半松雪見聞廣搜討精
所有止此信乎古器之存于世者少也夫有形之物雖
金石而必弊昔人紀績鼎鐘亦一時自炫之事其所以
不朽者惟三立是尙使徒恃堅金巨石卽秦碑斯篆又
何庸哉

秦氏拓本

右秦氏摹本題云畢良史少董得古器于盱眙榷場摹
十五種寄秦燿燿乃檜之子伯陽也錄其六皆非薛尚
功款識所有者舊藏于嘉興項墨林今歸曹侍郎秋嶽
侍郎好古等于飲食出其所藏助予錄補爲多

金石錄補卷一

金石錄補卷第二

崑山葉奕苞九來著

夏大禹衡山碑

周立殷比干墓碑

秦羽陽宮瓦銘

秦會稽山刻石

秦泰山無字碑

漢長樂甄字

漢魯孝王刻石

漢郾縣碑

漢邯鄲君墓甄文

漢蜀郡太守何君閣道碑

漢牛跡山茅君碑

漢豫州刺史路君闕

漢張賓公妻穿中二柱文

漢汝伯寧輓文

漢蠶崖石刻

漢南安長王君平鄉道碑

漢永初輓文

漢討羌檄

漢延年益壽題字

漢武陽官壑文

漢賜豫州刺史馮煥詔

漢馮煥碑陰

夏大禹衡山碑

右衡山碑共七十七字其文云承帝曰嗟翼輔佐卿州
渚與登鳥獸之門參身洪流明發爾興久旅忘家宿嶽
麓庭智營形析心罔弗辰往求平安華嶽泰衡宗疏事
哀勞餘神裡鬱塞昏徒南濱衍亨衣制食備萬國其寧
竄舞永奔王象之輿地紀云禹碑相傳在岫嶠峰或云
在衡山縣雲密峰宋嘉定中蜀士因樵人引至其處搨
之得七十二字何致子一模刻于嶽麓書院者多五字
其字非科斗蟲書玉筋文似世傳五嶽真形圖較淳化

帖中禹篆十二字不相類輿地圖志江西廬山紫霄峰下有石室室中有禹篆文好事者縫入摹得七十餘字惟鴻荒漾余乃權六字可識極似此碑唐之劉禹錫則云傳聞祝融峰上有神禹銘古石琅玕姿祕文龍虎形韓愈則云岫巉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崔融則云於爍大禹顯允天德龍畫旁分螺書匾刻似古來有之非嘉定中始出也徐靈期衡山記云夏禹導水通瀆刻石名山之高則此碑爲神靈之蹟無疑矣

殷比干墓石

右比干墓碑在汲縣漢隸釋文漢隸字源辨其謬然比干爲千古殺身成仁之第一人而尼父是其族孫爲之

標識宜也以疑傳疑存之亦無不可水經云朝歌縣比干冢前有石銘隸云殷大夫比干之墓今已中折不知誰人所誌洪氏云大觀中會稽石國佐有此四字比水經又闕其三字畫清勁乃東漢威靈時人所書者如歐趙皆未之見予按今存四字乃隸書決非宣聖之筆洪說當不謬也

秦羽陽宮瓦銘

右銘羽陽千歲四字若雲篆元略天驤曰得于鳳翔寶雞縣狀若今之甬瓦蓋秦羽陽宮瓦也按長安圖志云羽陽宮秦武王起在東倉司馬氏記武王事甚略但有力好戲則治宮室或有之去始皇立石頌德之歲前八

十八年此瓦猶屬周末所造而繫之秦者羽陽爲秦之
宮殿也瓦與碑不類以其奇古錄之天驤又云好事者
刻諸石中統二年在鳳翔天慶觀見游轉運模本按轉
運名師雄字景叔宋紹聖閒人則此銘流傳已久不止
天驤一人識賞也未有斯籀以前大約近鐘鼎文字銘
若雲篆無足怪焉元陸友仁硯北雜志云宋元祐六年
正月寶雞縣門東百步權氏浚地得古甬瓦五此獨完
好面徑四寸四分隱起四字隨勢爲之不取方正子得
模本于雒陽朱希真家

秦會稽山刻石

右會稽刻石元申屠駟跋云攷諸記載始皇及二世抵

越取浙江岑石刻頌于山李斯筆也予以家藏舊本摹勒于會稽鬻舍與嶧秦等文並傳于後都少卿云世人稱秦望山碑在會稽縣東南四十里宋書載竟陵王子良尅日登秦望山主簿范雲以山上有始皇石人多不識乃夜取史記讀之明日上山雲讀如流子良大悅以爲上賓則晉宋以來石固無恙歐陽公趙明誠皆集古文此獨見遺今之所傳卽申屠模本其家藏舊刻當爲范雲所讀原本也史記與碑互異數十字云

秦泰山無字碑

右碑在泰山絕頂相傳爲秦始皇立顧寧人以此爲立于漢武帝辨駁精確實無可疑而余猶書秦者以此碑爲

世所習聞姑徇俗之稱而全錄寧人之辨以證之曰嶽
頂無字碑世傳秦始皇立按秦碑在玉女池上李斯篆
書高不過四五尺而銘文并二世詔書咸具不當又立
此大碑也考之宋以前亦無此說因取史記反覆讀之
知爲漢武帝所立也史記孝武帝本紀云上泰山高石
封祀祠其封禪書云東上泰山泰山之草木葉未生乃
令人上石之泰山巔上遂東巡海上四月還至奉高上
泰山封而不言刻石是漢石無文字之證今碑是也後
漢書祭祀志亦云上東上泰山乃上石立之泰山巔然
則此無字碑明爲漢武帝所立而後之不讀史者誤以
爲秦耳

漢長樂甄字

右長樂甄字云長樂大漢五年十月長安都鄉訖工長
尺有二廣三之二高半之共三行十四字長樂二字差
大爲一行餘爲兩行其字在篆隸之間乃成甄後所刻
以是上諸官爲式也順治初長安縣民治墓地獲甄數
十枚而有字者二東孝廉收此穴其後爲硯色潤質堅
攜至京師吾邑宋閔叔見之擊校嘆曰有是哉孝廉問
何謂宋曰此西漢刻也簡高帝紀五年五月車駕西都
長安後九月徙諸侯于關中治長樂宮正義云宮在長
安縣西北十五里長安之民陶以供用此甄爲長樂宮
物無疑古之爲工者有規矩卽有度量布指知尺舒肱

知尋積而計之雖王制疆域道里可以頃刻定焉何況
宮室高下廣狹總在此一甃之積而已以今尺較之減
二寸古尺短也辛氏三秦記云長安地皆黑壤此甃黝
而微黃土氣盡矣而光澤可鑒不異于端石之佳者東
君于是襲以紋錦與所藏顏魯公真蹟同爲珍玩云閔
叔拓本寄予曰子爲錄補其以是壓卷蓋在趙錄陽朔
甃前更遠也

漢魯孝王刻石

右石金高德裔修孔廟掘太子池得之太子者景帝子
名餘封于魯俗呼爲太子也池在靈光殿基西南三十
步曰五鳳二年宣帝號也又曰魯三十四年德裔以爲

餘孫孝王時也又曰六月四日成者當時建廟鑿池記其成功之日也歐陽公得林華宮行鐙銘以爲始有前漢字補余之闕曾未有石本也趙氏止鄭三益闕銘陽朔磚字居攝墳壇二刻石耳此碑旣湮沒而復出豈非神物不終晦歟顧炎武曰上書天子大一統之年而下書諸侯王自有其國之年此漢人之例也三代之時候國之爲史者但書本國之年而不書天子之年漢時諸侯王得自稱元年前書諸侯王表楚王戊二十一年爲孝景三年楚王延壽三十二年爲地節元年之類是也又考漢時不獨王也卽列侯于其國亦得自稱元年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高祖十八年平陽懿侯曹參元年

孝惠六年靖侯甯元年孝文後四年簡侯奇元年是也

漢牛跡山茅君碑

右碑在江寧府牛跡山西漢永光五年立友人鄭簠谷口報予云順治初年嘗有搨本殘缺存數字黃冠拒人搜索瘞之敗垣下先賢陳芹洪崖詩有絕巘金牛跡元宮玉版書謂此碑也谷口工漢隸爲海內名家好金石文字東岱西華孔廟諸碑皆策蹇身至其下手自摹拓許覓此碑見惠姑俟之

漢郫縣碑

右碑云建平五年六月郫五官掾功平史石工數徒要本長廿五丈價二萬五千按郫蜀郡之邑必爲治道訖

記石工工價之數前漢哀帝建平五年已改元壽此碑猶書建平者遠在蜀中豈詔猶未至邪如孝獻初平止四年而文翁柱記亦書五年之類是也紀元建平者自漢哀之後凡八皆不在蜀而五官掾又爲西漢官名如西京末郭唐爲信都五官掾見于後書則此爲漢刻無疑趙駿烈紀元類編于建平下遺魯爽宜補入

漢邯君墓甄文

右甄文篆書云建武二十八年北宮衛令邯君千秋之宅其一甄有富貴昌字洪氏隸續云得之蜀中范平闕旁按邯君墓甄署官秩而遺名字似失標識貽遠之意然漢人碑碣往往稱某君之子之孫而亦不詳著祖父

之諱或當時簡樸習俗然也法書要錄載章武二年作一鼎賜魯王銘曰富貴昌宜侯王蓋蜀人未用成語故與此輒同

漢蜀郡太守何君閣道碑

右何君閣道碑蜀中棧路謂之閣道華陽國志云道至險有長嶺楊母閣之峻昔楊氏倡造作閣故名焉蜀人名此碑曰尊樅閣碑建武中元二年立范書建武三十二年四月改元中元而祭祀志云以建武三十二年爲建武中元元年宋莒公紀年通譜云紀志俱出范氏而所載不同必傳寫脫誤學者失于精審耳愚按帝紀卽位建元大書建武至三十二年四月始改中元其義甚

明若祭祀志總敘祀事三十二年之二月封禪太山四月特告太廟在改元以後故蔚宗行文連而及之諒無深意此碑立于中元二年似不應復書建武洪氏据先石林公避暑錄云韓汝玉家有銅料其銘曰新始建國天黃上戊六年以爲當時習俗以卽位初元冠于新歷之上不知漢書已有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國奉貢之語與此碑同則洪氏非無徵矣予初意凡歐洪二氏所集之碑皆不入錄以其已見于集古隸釋也友人歸莊元恭曰君補趙氏所遺之碑得于目覩者固快卽前賢近哲載記可信者亦須博採況集古隸釋與趙氏先後成書碑或尙在人閒與其分著于兩家何若彙收于一錄

予承其教始參用跋語而辨論之猶隸釋錄歐趙兩公跋也

漢豫州刺史路君闕

右闕永平八年立漢明晉惠北魏主恪隋李密蜀主王建皆號永平而無八年者故斷之爲漢也

漢張賓公妻穿中二柱文

右張氏穿中記本賓公之妻之穴其子偉伯伯妻與孫陵葬右方曲內中而偉伯子長仲與少子叔元卒其孫元益又葬其父與叔也宋紹興丁丑年武陽城東彭亡山之巔耕夫斲地有聲尋罅入焉石窟如屋中立兩嵯嵯柱左右各分二室左右有破瓦棺入泥中右方三嵯

椎泥穢充物以燭視之得題識三所一在門旁爲土所
蝕屢存其上十餘許字沙石不堅數日間觀者揩摩悉
皆漫滅其二在兩柱稍高拓之上距漢建初丁丑百八
十有一年云范志武陽縣有彭亾聚而非山注云岑彭
死處南中志縣南三十里彭望山而非亾在縣南而非
東益州記山下有彭祖冢上有彭祖祠而非岑彭死處
世遠地僻莫可深考姑列此以俟知者

漢汝伯寧輓文

右輓文六行十八字云建初三年八月廿日汝伯寧
萬歲舍大利善與曹叔文建初七年輓文萬歲署舍同
古人塋墓卜築之輓大約有字輒用萬歲千歲千秋等

語當時風俗淳樸略無忌諱若此

漢蠶崖石刻

右刻在蜀郫縣范功平摩崖之西五十餘步其文云故
此省三處間直錢萬二千永元六年口口石共十有六
字字縱橫二三寸許大小不等而筆意精妙按洪氏跋
郫縣碑云蜀中名之蠶崖碑當是其地名也此刻去前
碑甚近故余以蠶崖名之乾道中太守晉原李公作屋
護焉崇禎末友人徐蓮生同陸丈子敏入蜀揭歸寶愛
不以贈人蓮生無子所藏皆不可復問惜哉

漢南安長王君平鄉道碑

右磨崖刻四百餘字云惟平鄉明高大道北與武陽西

與青衣越雋通界回曲危險永元七年扶風王君爲民
興利除害遣掾何章史道興修治故書崖以頌之中有
掾史橋義任政楊莫楊宏丞卽什郝王卿尉綿竹楊
卿按掾史稱名而丞尉不名蓋書崖者尊之也應劭云
小縣命卿二人爲一丞一尉此碑稱卿與其說合

漢永初輶文

右輶云永初元年景師造大吉陽宜侯王古文字少每
多假借至漢已備假用尤甚如以羊爲祥猶假其字體
之半漢綏民校尉熊君碑治歐羊尙書乃以羊爲陽假
其音矣此碑又以陽爲祥直從羊字轉借爲可異也

漢賜豫州刺史馮煥詔

右詔云告豫州刺史馮煥漢詔之式也漢制有四一曰策書締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篆書起年月日稱皇帝以命諸侯王罪免三公亦賜策而以隸書用尺一木兩行書之二曰制書其文曰制詔三公皆璽封尙書令重封露布州郡三曰詔書其文曰告某官云云如此詔也四曰詔敕其文曰有詔敕某官皆自上行下之文也

漢討羌檄

右檄文云永初二年丁未朔廿日丙寅得車騎將軍莫府文書上郡屬國都尉二千石守丞廷義縣令三水十月丁未到府受印綬發夫討畔羌急急如律令馬卅疋

驢二百頭日給共六十五字陽羨張駒跋云宣和中陝
右人發地得木簡一瓮字皆章艸朽敗不可詮次惟此
檄完中貴人梁思成得之乃以入石云予按此檄討羌
歲月與范史不合黃長睿辯之已詳不復述以東漢章
艸絕少故補入焉急急如律令今道家符籙科猶用之
漢延年益壽亭題字

右題字云永初七年四月卅日造焉向是萬歲延年益
壽亭當是壽冢中所刻如梁相孔耽碑之類

漢武陽官鑿文

右鑿文云永初十年作官鑿七字蜀之眉州掘武陽故
城得之洪景伯范至能各藏其一特七官二字反背不

同各重十有八斤按說文塹未燒輒也儀禮注累塹爲之不塗塹所謂聖室也廣韻謂之土塹若未燒之輒豈能築城久而不敝此必造塹時刻記年月成磚後以之築城耳

漢馮煥碑陰

右碑陰殘缺有諸曹史及帳下司馬武剛司馬十餘人兩漢太守皆得自置僚佐緣事增止而邊郡所置尤濫卽官名亦不必出于官制之所有也如武剛司馬武猛吏之類是也

金石錄補卷第三 以尾

崑山葉奕苞九來著

漢逍遙山石窟題字

漢縣三老楊信碑

漢益州太守無名碑

漢韓敫修孔廟碑兩側人名

漢江原長進德碣

漢孝子嚴舉碑陰

漢司徒孔峽碑

漢劉護閣道題字

漢孔君碑

漢李翕天井碑

漢東海廟碑陰

漢司隸校尉楊淮碑

漢米巫祭酒張普題字

漢司隸校尉魯峻碑陰

漢婁壽碑陰

漢武都太守耿勲碑

漢鄭子真宅舍殘碑

漢豫州從事尹宙碑

漢金廣延母紀產碑

漢舜子巷義井碑陰

漢溧陽長潘乾校官碑

漢逍遙山石窟題字

右碑前正書東漢仙集四字另一行隸書漢安元年四月十八日會仙友集十三字後正書畱題洞三字按漢安爲順帝年號是時尙無正書此必勒在山崖礪壁後人增書之也元吾子行云八分與隸有辨八分漢隸之未有挑法者也比秦隸則易識比漢隸則微似篆此則挑法全備似孔宙孔彪諸碑所謂漢隸也字畫縱橫二寸許精采煥發爲毛季公藏帖第一碑在簡州逍遙山石室丹竈尙有存者

漢縣三老楊信碑

石碑首云故縣三老楊信字伯和刊刻不可句中惟有惟
兮和平大漢元年洪氏以惟兮爲嘆息之詞和平乃威
宗紀年似無可疑者第敘紀元在大漢之上爲行文之
一變耳祭義食三老五更于太學乃優賢之典而非職
漢高入關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帥衆爲善置以
爲三老鄉一人此鄉三老之始也百官志鄉置有秩三
老游徼本註曰掌一鄉人而縣與侯國無之豈前書有
是秩而後不復置邪然趙錄有國三老袁良碑與此碑
縣三老可以補漢志之缺後書王景傳父閔爲郡三老
則郡亦與國邑同有此秩也

漢益州太守無名碑

右碑以朱雀爲額龜蛇爲趺龍虎銜璧在兩旁一崇碑也首云永壽二年三月十九日益州太守某君卒而闕其姓或云是馮君碑碑之左有功曹故吏四十八人姓之可見者五人而已要皆屬邑建伶牧靡桺棟滇池穀昌俞元之人也桺兩漢書皆作弄碑陰又有牧靡故吏三人在趺之右上刻五玉三獸下一九首漢碑如是者甚多

漢韓敕修孔廟碑兩側人名

右題名在漢韓明府修孔廟禮器碑之側共三十五人不書名者十一人不稱字者三人不書地者二人稱故者三人已見于碑陰者孔建壽一人陰則千而此則二

百似續出錢者碑陰不及載而書之兩旁也張建平下則云其人處士又有蕃王狼子二百在冢下無論趙氏遺此卽洪氏隸釋亦不載予于康熙戊午秋丁日親至碑下拓歸錄入

漢江源長進德碣

右碣云君諱就字進德而亾其姓似碑非碑似闕非闕在蜀中

漢孝子嚴舉碑陰

右嚴舉碑陰主吏督郵八人先書其姓于官秩之上而繼之以諱某字某此他碑所未有也

漢司徒孔峽碑

右碑見于東家雜記洪氏跋司空孔扶碑引碑錄云司農孔峽碑在仙源縣墓前建寧元年立農峽二字乃傳寫之誤洪直以峽爲扶也按闕里祖庭記自有司空孔扶碑祖庭東家二記同出孔氏自應不謬況空農扶峽誤亦不易且峽爲司徒非司農也扶碑建于四月峽碑在八月月日又不同惜雜記止載其目耳

漢劉讓閣道題字

右題云建寧元年十月上旬工榘爲武陽劉讓造共十六字相傳在蜀中閣道上三代以前四民各卒其業事必有成而名亦垂久兩漢去古未遠雖工作之微率欲傳聞于世以示其所治之精此碑是也漢碑榘爲之榘

皆作槌

漢孔君碑

右孔君碑集古錄云其名字磨滅不可見而世次官闕粗可考云孔子十九代孫潁川君之元子也舉孝廉除郎中博昌長遭太君憂竟拜尙書侍郎治書御史博陵太守遷下邳相河東太守建寧四年十月卒按東家雜記漢孔宏碑所署之官適合則此孔君之名乃宏也雜記成于紹興甲寅後于歐公治平甲辰跋碑之歲蓋已七十一年而名字尙可識豈集古所收之碑偶殘泐邪抑此孔君非宏也邪姑記之以俟再考

漢李翕天井碑

右碑武都太守治路紀德磨崖碑也翁治武都橋道前
後三處各刻一碑架閣則郿閣鑿崖治路則西狹天井
西狹碑刻于建寧四年郿閣天井兩碑刻于次年六月
趙氏所收三碑有碑陰而非天井洪氏云趙以龜池五
瑞碑爲陰乃西狹碑之前數行也曾子固跋西狹碑云
翁與功曹史李旻定筴敕衡官掾仇審治東坂有秩李
瑾治西坂鑿燒火石人得夷塗其文有二所識一也按
析里橋郿閣頌後刻仇審字孔信而無李旻李瑾知天
井爲西坂矣洪氏云天井吏屬卻有李旻姓名信曾跋
非謬歐趙集碑時天井碑未出武都樵人于近歲斬刈
藤蔓始見石上有天井字倚崖縛架椎拓甚難而寺僧

反以惡木蔽之云云碑文載隸續中碑後有武都丞呂國已下題名仇靖字漢德書文卽鄴閣頌亦靖之作

漢東海廟碑陰

右云闕者秦始皇所立名之秦東門闕事在史記凡十七字在東海廟碑之陰洪氏據碑錄胸山有秦始皇碑云漢東海相任恭修祠刻于碑陰是此也前碑爲東海相滿君追頌前相桓君而立任恭當又在滿君之後第所題非修祠事按始皇三十五年作阿房宮後立石東海上胸界中以爲秦東門任君記此不特追溯古蹟亦見滿君之碑在胸也碑錄竟以爲秦始皇碑者誤趙氏敘碑在永壽元年不知永壽爲桓君爲相之時若滿君

立碑則在熹平元年相去已十八年矣

漢司隸校尉楊淮碑

右楊淮碑同郡卞玉字子珪以熹平二年二月廿二日
謁墓而立直敘其諱淮字伯邳與從弟諱弼字穎伯各
舉孝廉所歷之官秩而贊之云元弟功德牟盛當究三
事不幸早隕國器名臣州里去覆二君清頌約身自守
俱大司隸孟文之元孫也末則自署姓名而已此古碑
中之矯矯者蔡中郎爲郭有道碑自云無媿庶幾近是
洪氏云凡稱元妃元子元兄元舅之類皆以長言之二
楊俱曰元孫猶元士然以爲美稱也按淮稱弼爲從弟
弼又字穎伯以其祖視之俱爲諸子之長孫非美稱也

至獨悼穎伯未登三公之位而卒故稱元弟以美之若國器二語則總歎二楊之亾也淮爲司隸時劾治梁冀婦家子汝南太守孫訓見華陽國志

漢米巫祭酒張普題字

右題字凡七行六十三字其文云熹平二年三月天卒鬼兵胡九字關二仙歷道成元施延正一元布于伯氣定召祭酒張普萌生趙廣王盛黃長楊奉等詣受微經十二弓祭酒約施天師道法无極才按范史劉焉傳云順帝時張陵客于蜀造作符書受其道者出米五斗陵傳子衡衡傳子魯其來學者初名鬼卒後號祭酒注云熹平中妖賊大起漢中張修爲太平道張角爲五斗米道

使病人處淨室思過祭酒以老子五千言都習爲請禱之法此碑題于熹平與傳註合且有天師道法祭酒鬼兵等受微經云云應是妖黨相傳授受而胡九者初入黨之人也語云國將亡聽于神桓靈之際漢祚已衰妖賊橫行硯巫尤劇然有立國之初學士大夫或爲譴祥之說所蠱使託名仙釋者實緣而進所不解也巴郡太守樊敏碑亦有米巫殉虐之語

漢司隸校尉魯峻碑陰

右魯峻碑陰載故吏四人門生三十七人義士一人按峻碑熹平元年卒明年四月葬于是門生汝南子沛沛國丁直魏郡馬萌勃海呂圖任城吳盛陳畱誠屯東郡

夏侯宏等三百廿人刊石敘哀而此載四十餘人其脫略者多矣洪氏隸續載魯峻斷碑陰九十有一人書姓氏而不名有郡者二人與此迥異洪跋云據藏碑者以爲魯君碑陰度其石之廣與魯碑合所存止只有七寸乃其下之四橫橫二十有四人計其上當有十橫也蓋洪在南宋與東齊阻絕不見此碑故仍傳文之誤余則身至碑下乃爲可信卽都少卿穆金薤琳瑯所載闕字以予家藏本較之可識者數十字更遺脫平原王口子行以下八人少卿素稱博洽謬誤乃爾豈當時所收殘失或鏤板脫落否則碑在濟寧並非僻遠曷不稍加考較乎

漢婁壽碑陰

右碑陰共五十八人漫滅者四人南郡汝南止二人婁姓者十二人餘皆南陽人而有葉令蓋當時仕者不避本籍如朱翁子之爲會稽太守也諸人皆書字似非所以尊婁先生者豈以其爲鄉里而字之邪宋嘉祐中歐陽公自夸陵貶所再遷乾德令按圖經求此碑在壽墓側文忠率縣學拜其墓遷碑還縣立于敕書樓下未知今在否

漢武都太守耿勲碑

右碑云漢武都太守右扶風茂陵耿君諱勲字伯璉其先本自鉅鹿則是耿純耿弇之後又云熹平二年二月

金石錄卷三
到官又云歲在癸丑淫雨傷稼開倉賑贍身冒炎赫至
屬縣巡行給餐千有餘人出奉錢賑衣賜給寡獨王佳
小男楊孝等三百餘戶減省貪吏二百八十人百姓樂
業云云熹平三年四月廿日壬戌西部道橋掾下辨李
璽造按靈帝熹平二年癸丑卽勲蒞任之年也給餐卽
今設粥賑飢之類使勲止于撫循而不減省貪吏則民
樂歲終身苦矣語曰去莠去其害苗者也錄是碑不無
有感于末造已

漢鄭子真宅舍殘碑

右碑首闕一字下云所居宅舍一區直百萬又云故鄭
子真地中起舍一區作錢闕下又云故鄭子真舍中起舍

一區直七萬又云故潘蓋樓舍并二區又有故呂子近樓一區故像樓舍一區口扶母舍一區口鳳樓一區口口車舍一區口口奉樓一區口口子信舍一區共十有二區其後有妻無適嗣口桃爲後之語且列弟郎中及賊曹掾史胡恩胡陽陳景姓名似是敕斷財事官爲檢校之文所謂起舍者蓋在故鄭子真地中起舍建宅非卽鄭子真之宅舍也竟以鄭子真宅舍爲名似未可信

漢豫州從事尹宙碑

右尹宙碑云君諱宙字周南其先出自有殷乃迄于周世作師尹因以爲氏又云家于鄢陵克纘祖業治公羊春秋歷主簿督郵五官掾曹守昆陽令辟從事年六十

有二熹平六年四月己卯卒顧炎武曰碑在鄢陵縣豫
字磨滅以其潁川人而言本州知其爲豫州也按姓譜
尹與伊衡皆本伊尹故云出自有殷也松高詩註云尹
官氏也風俗通云師尹三公官也以官爲姓夫碑者悲
也悲其人銘者名也名其德宙處卑位勒名金石當必
有足稱者銘云位不福德壽不隨仁福解作副按福音
富與從示皆不同壽字隸法亦少異于婁壽張壽諸碑
夫漢碑莫備于隸釋而失載豈物之顯晦固有時也歟
此碑爲山右閣百詩所贈百詩博洽多聞于經史有辨
論遇于京師今家淮安

漢金廣延母紀產碑

右碑云光和元年五月中回金廣延母自傷紀考徐氏
元初產永壽元年出門托軀金掾季本又云子男恭字
子肅年十八口收從孫卽廣延立以爲後年十八娶婦
徐氏弱冠口後歿又云季本平生素以奴婢田地分與
季子雍直蓄積消減責負奔亡其下估計地畝價直又
云悉以歸雍直云云蓋爲恭與廣延連累而以財產歸
幼子雍直直少不類曾廢其家故大書深刻以示宗黨
其母亦云苦矣第此碑云從孫而金恭碑跋直以廣延
爲弟豈爲人後者爲之子卽從孫可以稱其祖邪且雍
直季本之子何不云金雍直母而反書亡者廣延使不
以亡者爲諱亦宜首及長子書金恭之母而竟書廣延

何也

漢舜子巷義井碑陰

右碑陰稱五大夫者三十一人稱分子者六十人殘泐者數人碑係漢靈帝光和中立而猶稱五大夫者蓋漢承秦制爵二十級其第九級爲五大夫安帝永初三年三公以國用不足奏令吏人納錢穀得爲關內侯虎賁羽林郎五大夫緹騎營士至靈帝光和元年開西邸賣官自關內侯而下入錢有差故此碑五大夫若是之多知是時比屋皆入錢受官也惟分子則洪文惠公引穀梁傳燕周之分子注燕爲周之別子孫也而以此碑分子爲土豪出分子子恐其義未安蓋以治井公事安得

土豪之子獨令出分者助財予按左傳振廩勸分此輩皆無官級因勸分而與者猶之他碑義士義民也且止治一井而五大夫各出本二萬分子各出本三千似其費過多據水經云義井出隨城東南常湧溢而津注下流與澁水合南注于潁非穿鑿之井可比故其工費不貲也

漢溧陽長潘乾校官碑

右碑靈帝光和四年造溧陽頌其長潘君諱乾字元卓興學官講賓射碑也首云蓋漢三百八十有七載或謂高祖已亥卽位盡更始庚申光武建武乙酉至光和辛酉共三百八十三年按高祖入關滅秦在乙未卽代統

金石錄補卷三
更朔之年碑未嘗誤也後刊丞尉曹掾等姓名而無故
字知爲潘君在位時立夫生曰頌死曰誄而碑有其誄
曰何邪溧陽誌潘君字元貞當以碑爲正碑在溧水張
子令則揭以見貽字皆完好閒有闕文云

金石錄補卷三